



第一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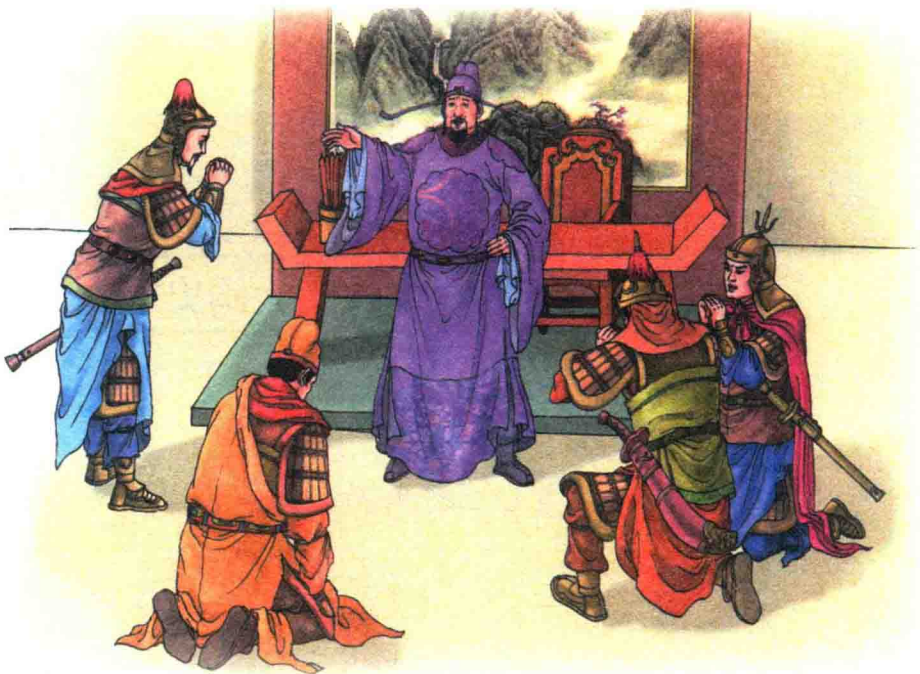
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宋哲宗时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。东京开封府有一个破落户浪荡子弟，名叫高俅，排行第二。他自小不操心家业，只喜欢舞枪使棒，尤其踢得一脚好球。这高俅还擅长吹弹歌舞、相扑玩耍，也粗通诗、书、词、赋，若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行、忠、良，却是一窍不通。他整天给人帮闲，不务正业。后来，他几经辗转，投靠到了王太尉手下。这王太尉是哲宗皇帝的妹夫，他倒是喜欢高俅这样的人，所以一看见高俅，就把他留在府里做了自己的随从，这高俅也如鱼得水，每天在太尉府中进进出出的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

一天，高俅替主人王太尉送礼物给哲宗的弟弟端王。端王正在踢球，那球直滚到高俅身边，高俅一时不知哪来的胆量，使个“鸳鸯拐”，把球踢还给端王。端王见他会踢球，

特别高兴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高俅忙上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太尉的亲随，受命送两件玉器进献给大王。”那端王将玉器交给手下，却要高俅上场和他一起踢球。高俅受宠若惊，上场才踢了几脚，端王就喝彩。高俅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，讨好端王，那球就像黏在他身上似的。端王高兴之余，就把高俅留在宫中做了自己的随从。高俅自此每日跟着端王，寸步不离。此后不到两个月，哲宗皇帝驾崩，他没有太子，经文武百官商议，端王继位为天子，就是徽宗皇帝。他登基之后没半年，就提拔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。

高俅选了个吉日去殿帅府里上任。所有属下都来拜见，只差染病在家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高俅勃然大怒，叫人将王进传来。王进



只得抱病来参见。高俅道：“你小子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禀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

“你这小子！你爹是街上使花棒卖狗皮膏药的，你懂得什么武艺！前面的官没长眼，让你做了个教头。你竟敢小看我，在家装病图快活！”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怎敢！小人确实是患病未愈。”高俅骂道：“臭小子！你既然有病，怎么能来？”王进告道：“太尉召见，怎敢不来！”高俅大怒，喝令左右拿下王进：“给我用力打这小子！”众多将官都是和王进要好的，一同上前求情道：

“今日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，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”高俅喝道：“你

这贼配军！且看在众将的情面上，饶恕你今日之犯。明天再和你算账。”

王进谢完罪，起身抬头一看，认得是高俅。他出了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俺这次性命难保了！这个什么高殿帅，原来却是东京帮闲的高二！以前他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都没养好。有此之仇，他今日发迹，肯定要报复。我眼下正属他管，自古道‘不怕官，只怕管’。俺如何与他争得！”王进回到家中，对娘说起此事。他娘道：“我儿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着。只怕没处可去。”王进道：“只有去延安府，那府中军官与我熟悉，

边庭又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王教头母子二人便离了东京，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走了一个多月。

一日，王进母子二人错过了旅店，在一所大庄院借宿，他母亲夜里心痛病发作，被庄主留住医治，住了几天，正要动身时，见马槽前的空地上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拿条棒在那里舞。他赤着胳膊，身上刺着一身青龙，面似银盘。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脱口说道：“你这棒虽说好看，但有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那后生听了大怒，要与王进比试。庄主出来喝住了他。王进得知后生原来是庄主太公的儿子，便对庄主说：“既然是小官人，若爱学时，小人教他一点如何？”太公高兴，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。那后生哪里肯拜，生气道：“阿爹，休听这家伙胡说！他若能赢得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。”那后生就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般转，向王进道：“你来！你来！怕的不算好汉！”王进怕伤了后生，不肯动手。太公再三催促，王进就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。后生拿棒直奔王进，王进拖了棒便走。那后生抡着棒赶来。王进回身，把棒往空地里劈下来。那后生见棒劈来，用棒来隔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抽，

却往后生怀里直刺过来。只一搅，后生就将手里的棒丢在一边，扑地往后倒了。那后生爬起来，便去旁边搬条凳子，请王进坐下，要拜他为师。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二人连日在此打扰，无以为报，自当效力。”太公问清王进的身份、来历后，对王进说：“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。这村唤作史家村。我这儿子从小不爱干庄稼活，只爱舞枪弄棒。母亲说他不得，恁气死了。老汉只得随他性子。我不知花多少钱财，请师父教他；又请高手匠人，给他刺了这身花绣，因他肩膀胸膛共有九条龙，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，请教头成全他。”自此王进母子留住庄上，史进每日求王教头将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指教。

半年之后，在王进尽心指教下，史进把十八般武艺学得十分精熟。王进见他学得精熟，便告辞上延安府去了。

从此，史进在庄上，每日专心练武，他年轻力壮，又没有家庭拖累，时常半夜三更便起来练习武艺。不到半年，史太公染病去世。史进更没人约束，又不肯务农，一心只要找人较量枪棒。

且说此时少华山上聚集了一伙强盗，为头那个大王叫作神机军师朱武，第二个叫作跳涧虎陈达，第

三个叫作白花蛇杨春。他们打家劫舍，华阴县衙奈何不得，曾出三千贯赏钱招人捉拿他们。这天，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商议，山寨钱粮缺少，要去华阴县抢劫些来。陈达便披挂上马，点了一百四五十个小喽啰，鸣锣擂鼓下山。史进得知他们要经过史家庄，便在庄上敲起梆子，庄前庄后，庄东庄西，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，都拖枪拽棒，一下子聚起三四百人，来到史家庄上。史进提刀上马，前面摆着三四十个壮健的庄客，后面列着八九十个乡里的村民，各史家庄户都跟在后头，一齐呐喊，堵在村北路口。

那少华山的陈达，率小喽啰飞奔到山坡下，也摆开阵势。

陈达对史进施礼，想让史进放他们过去，史进不肯。陈达大怒道：“你莫要逼人太甚！”史进也大怒，抡起手中刀，催促坐下马，来战陈达。陈达拍马挺枪上前迎战。两人交战，斗了多时。只见战马咆哮踢蹄，二人挥舞手中兵器，枪刀来往，两个斗到深处，史进卖个破绽，让陈达把枪往心窝里刺来，史进却把腰一闪，陈达连人带枪都扑入怀里。史进轻舒猿臂，只一挟，便把陈达从马鞍上摘下，一把丢在马前，叫庄客绑了。回去的小喽啰报告了交锋之事，朱武对杨春道：“我有一



条苦肉计，若救不得陈达，我和你都将是完蛋。”

史进正在庄上余怒未消，只见庄客跑来报告：“山寨里朱武、杨春都来了。”史进听后，上了马，正要出庄门，只见朱武、杨春已步行到庄前，双双跪下，两眼流泪。史进下马喝问道：“你两个跪下是什么意思？”朱武哭道：“小人等三个，被官府逼迫，不得已落草为寇。当初我们曾一起发誓‘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’，虽不及关羽、张飞、刘备的义气，心思则相同。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劝告，误犯虎威，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，无计恳求，现在我们两个来一齐受死。望英雄将我三人一起解押到官府请赏，我们决不皱眉。死在英雄手中，我们毫无怨心。”史进听了，寻思道：“他们这等义气！我若拿他们去解官请赏，岂不叫天下好汉们耻笑？”史进便道：“你两个跟我进来。”朱武、

杨春毫无惧色，随史进直到后厅前跪下，又叫史进绑缚。史进三番五次叫他们起来，那两人哪里肯起来。史进道：“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，我若送你们去官府，算不得好汉。我把陈达还给你们如何？”朱武道：

“不要连累了英雄。宁可你拿我们去解官请赏。”史进道：“这怎么行！你肯吃我的酒食么？”朱武道：“我们兄弟死都不惧，还怕酒肉？”史进十分高兴，放了陈达，就在后厅置酒设席，招待三人。朱武、杨春、陈达拜谢大恩。喝完酒，三人谢过史进，回山去了。

自此，史进与朱武等三人往来密切，经常打发手下互赠金银物品。

中秋将至，史进想和朱武三人聚一聚，便派庄客王四去少华山送请帖。朱武三人十分高兴，写了回书，赏了王四五两银子，并留他喝了十来碗酒。王四下山遇上了常来史家庄送东西的小喽啰，又被拖去路边酒店喝了十多碗酒。结果他回庄时醉倒在路边树林里的草地上，被猎户李吉遇上。李吉拿走了他的银两及朱武三人写的回书，上告了官府。

王四直睡到二更才醒来，发现金银及回书都不见了，他回到庄上，不敢如实回报，撒谎说朱武三人没写回书。

中秋节这天，天气晴好，史进吩咐家中庄客宰了一头肥羊，杀了一百多只鸡鹅，准备好酒食。傍晚时分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人只带几个手下步行下山，来到史家庄上。史进接着，将他们请入后园。庄内早安排下筵席，史进和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赏月，叙说旧话新言。忽听得墙外一声大喊，火把乱明。史进大惊，跳起身来，架条梯子上墙一看，只见是华阴县县尉领着两个都头，带着三四百士兵，围住了庄院。史进和三个头领暗自叫苦。外面火把光中，两个都头连声大叫：“不要走了强贼！”

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对史进道：“哥哥，你是干净的人，别被我们连累了。你尽管绑我们三个出



去请赏。”史进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！这样做天下人会笑我。我们要死同死，要活同活。”史进登上梯子，问两个都头为何半夜三更来围庄，两个都头推出李吉，史进这才知道是王四惹的祸，于是口头答应绑朱武三人出来，以稳住官兵。外面的都头等人惧怕史进的功夫，不敢进庄捉人。史进叫庄客把庄里的金银细软等物收拾起来，点起三四十个火把。史进和三个头领，全身披挂，

各挎了腰刀，拿了朴刀，把庄后草屋点着，大开庄门，杀了出去。史进当头，朱武、杨春居中，陈达殿后，与小喽啰和庄客，东冲西撞，杀将出去。史进像只老虎，没人拦得住，他率众人杀开条血路，冲了出去。众官兵不敢追赶，各自散了。

随后，史进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以及众庄客等，都到了少华山上寨内。大伙喘息方定，朱武等忙叫小喽啰杀牛宰马，摆酒庆贺。



第二回

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在少华山寨住了几天，史进想到自家庄院已被烧掉，便要去关西延安府寻找师父王进，朱武三人苦留不住。史进将庄客留在山寨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朴刀，与朱武等洒泪而别。

史进来到渭州，在茶馆结识了经略府提辖鲁达，这鲁达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边长着络腮胡须，身高八尺，腰宽十围。他与史进一见如故。两人又在街上遇到卖膏药、最先教史进习武的师父打虎将李忠。鲁提辖对李忠道：“你既是史大郎的师父，来和俺去喝一杯。”李忠道：“等小人卖了药，得了钱，再和提辖一同去。”鲁达道：“谁耐烦等你！去便同去。”李忠道：“这是小人的饭碗。贤弟和提辖先行一步，小人随后来找你们。”鲁达焦躁，把围看李忠的人一一推

倒在地，骂道：“你们这帮家伙，再不走开，洒家便打。”众人见是鲁提辖，一哄都散了。

三人来到一家有名的酒楼坐下喝酒说话，谈论些枪法，正说得投机，只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地啼哭。鲁达焦躁起来，便把碟儿、盏儿都摔在楼板上。酒保慌忙上楼来看，鲁提辖气愤地说：“什么人在隔壁吱吱地哭，打搅俺弟兄们喝酒？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。小人怎敢叫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喝酒？这哭的，是卖唱的两父女。他二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喝酒，一时间想起伤心事啼哭。”鲁提辖道：“真是奇怪！你给我把他们叫来。”

一会儿，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，背后跟着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，手里拿串拍板，来到面前。那女子虽不十分漂亮，也有几分动



人的姿色。女子擦拭着泪眼，上前来行礼。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哪里人？为什么啼哭？”那女子道：

“奴家是东京人，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戚，没想到他们搬到南京去了。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，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在这儿受罪。这里有个财主，叫作镇关西郑大官人，见了奴家，便强媒硬娶，要奴家做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的卖身文书，他却分文不给，霸占了奴家。没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将奴家赶打出来，还要追讨我的三千贯卖身钱。父亲不敢和他争执，他有钱又有势，我们

当初本就没有得他一文钱，如今哪里有钱来还他？只得来这酒楼上卖唱，每日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只留一点度日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怕他来讨债，受他羞辱，心中苦楚无处诉说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触犯了官人，还望恕罪，高抬贵手。”

鲁提辖又问道：“你们姓什么？在哪个客店里歇？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？”老头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；女儿小字翠莲。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女两个住在前面东门的鲁家客店。”鲁达

听了道：“呸！俺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，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！这个泼皮，依附在经略相公门下做个卖肉的，却原来这等欺负人！”鲁提辖回头对李忠、史进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家伙就来。”史进、李忠抱住他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天再说吧。”两人三番五次才劝住他。

鲁达又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来，洒家给你些盘缠，明日你们便回东京去，如何？”父女两个告道：“官人若是能帮我们回家乡去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世爹娘。只是那店主人如何肯放我们？郑大官人命他向我们要钱。”鲁提辖道：“这个不要紧，俺自有办法。”说完他便去身边掏出五两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然后看着史进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带些出来。你有银子，借些给俺，洒家明日便还你。”史进道：“这算什么，还要哥哥还？”他说着从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放在桌上。鲁达又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给洒家。”李忠从身边摸出二两银子来。鲁提辖看了嫌少，便把这二两银子丢还给李忠，只把那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汉，吩咐道：“你们父女两个拿去做盘缠，收拾行李，俺明日清早来送你们起程。看哪个敢为难你！”金老汉和女儿拜谢离去了。鲁提辖

三人也在街上分手，各回住处歇息。

再说金老汉得了这十五两银子，回到店中，安顿好女儿，就先去城外远处约定了一辆车，再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还了房钱，算清了柴米钱，次日早上五更起床，收拾妥当。天色微明时，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进店里来，催促金老汉父女动身。金老汉带了女儿，挑了行李，谢了提辖，正要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公哪里去？”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小二道：“房钱昨夜都算清了。但还欠郑大官人卖身钱，郑大官人要小人看管他哩！”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，洒家亲自还他。你放这老头儿回家去。”那店小二哪里肯放。鲁达大怒，张开五指，往那小二脸上就是一掌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。再一拳，打下两个门牙来。小二爬起来，一道烟儿似的躲进店里去了。店主人哪里敢出来拦他。金老汉父女两个，急忙离了店，出城去寻昨日约定的车子去了。鲁达怕店小二又去拦截他们，就在店里坐了两个时辰，估计金公去得远了，方才起身，直奔状元桥而来。

那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摆着两副肉案，悬挂着三五片猪肉，此刻他正坐在门前柜内，看十来个手下卖肉。鲁达走到门前，叫了声“郑

屠”。郑屠见是鲁提辖，慌忙出来打招呼道：“提辖恕罪。”他随即叫副手拿条凳子来，说：“提辖请坐。”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经略相公旨意，要十斤精肉，切做肉馅。不要见半点肥的在里面。”郑屠吩咐手下道：“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。”鲁提辖道：“不要那些脏手们动手，你亲自给我切。”郑屠道：“提辖说的是，小人切就是了。”他便去肉案上挑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地切成肉泥。那店小二用手帕包了头，正想来郑屠家报告金老汉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，便不敢拢来，只得远远地站在房檐下张望。

郑屠整整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



叶包了，道：“提辖，叫人送去？”鲁达道：“送什么？别急！再要十斤，都是肥的，不要半点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做肉馅。”郑屠问：“刚才的精肉，大概府里要包馄饨。肥的做何用？”鲁达瞪着眼回答：“相公吩咐洒家，谁敢问他！”郑屠道：“既然这样，小人切便是了。”又选了十斤肥肉，也细细地切成肉泥，用荷叶包了。如此整整忙碌了一早晨。那店小二哪里敢过来，连那些想买肉的顾客们也不敢拢来。郑屠道：“派人帮提辖拿了，送到府里去。”鲁达道：“还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成馅子，不要半点肉在上面。”郑屠笑道：“这岂不是特地来耍我！”鲁达听了，跳起身来，抓起那两包肉馅，瞪眼看着郑屠道：“洒家就是特地来耍弄你！”说着就把两包肉泥劈面打过去，好似下了一阵肉雨。郑屠一时怒起，心头那一把无名火按捺不住，从肉案上抓了一把剔骨尖刀，腾地跳了过来。鲁提辖早拔步立在街心。众邻居和十来个伙计都不敢上前来劝。两边过路的人和那店小二也都惊呆了。

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要来揪鲁达，被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，照着他小肚子猛地一脚，将他踢倒在街上。鲁达再上前一步，踏住他的



胸脯挥起醋钵儿大小的拳头，看着郑屠道：“洒家当初投靠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作镇关西。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，也配叫镇关西？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！”鲁达砰地就是一拳，正打在郑屠鼻子上，打得他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到一边，恰似开了个油

酱铺，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起都滚了出来。郑屠挣扎不起来，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，口里只叫：“打得好！”鲁达骂道：“还敢嘴硬！”说着便提起拳头来，朝郑屠眼眶眉梢又一拳，打得他眼珠迸出，似开了个彩帛铺，红的、黑的、酱紫的，都滚了出来。郑屠抵挡不住，连连

讨饶。鲁达喝道：“呸！你这个破落户，若是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饶了你。你如今向俺讨饶，洒家偏不饶你！”说完他又是一拳，正打在郑屠太阳穴上，却好似做了一个水陆道场，磬儿、钹儿、铙儿，一齐响。鲁达看时，只见郑屠挺在地上，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进的气，动弹不得。鲁提辖假意道：“你小子装死，洒家慢慢和你算账。”只见郑屠面色渐渐变了。鲁达心想：“俺只打算痛打这家伙一顿，不想三拳真的打死了他。洒家要吃官司，又没人

送饭，不如赶紧跑吧。”想到这里，鲁达拔步便走，他一边骂郑屠户“装死”，一边大踏步去了。街坊邻舍和郑屠的伙计，谁敢上前来拦他？鲁提辖回到住处，急忙卷了些衣服盘缠，提了一条齐眉短棒，奔出南门，一道烟儿走了。

郑屠家里的人，救了郑屠半天也没救活，便去州衙告状。府尹叫来缉拿使臣，写下文书，捉拿鲁达，四处不见鲁达踪影，便各处追捕，出赏钱一千贯，将鲁达的情况和模样在纸上写出、画出，到处张贴。



第三回

花和尚醉闹五台山

鲁达离开渭州，东逃西奔，慌慌张张地过了几处州府。半个多月后，他来到了代州的雁门县。进了城，见一群人围在十字街头看榜文。鲁达不识字，便钻在人丛里听，只听得众人读道：“代州雁门县，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，该准渭州文字，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，即系经略府提辖。如有人藏在家里给他宿食，与犯人同罪。若有人捕获，或告到官府，给赏钱一千贯。”鲁提辖正听到这里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叫道：

“张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！”那人拦腰抱住他，把他扯离了十字路口。

鲁提辖扭过身来看时，拖扯他的人，却是他在渭州搭救的金老汉。那老头儿把鲁达拖到僻静处，说道：

“恩人，你好大的胆！现在官府明明张挂榜文出一千贯赏钱捉你，你却还去看榜。若不是老汉遇见，岂

不被官府抓住了？榜上写着你的年龄相貌呢。”鲁达道：“不瞒你说，那日状元桥下，郑屠那家伙被洒家三拳就打死了，俺逃了出来，没成想到了这里。你这个老头儿为何不回东京去，也到这里来了？”金老汉道：“自从被恩人救了，老汉找了一辆车子，本想回东京去，又怕郑屠赶来，因此没往东京去，随路往北来。撞见一个从前的老邻居，他给我女儿做媒，嫁给这里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做二房。现在衣食丰足，我女儿常常说起提辖大恩。那个员外也爱舞枪弄棒，常说‘若能与恩人见上一面就好’。请恩人到家里去，过几日再说。”

鲁提辖便和金老汉来到他家。金老汉的女儿出来见过，谢了恩。金老汉安排好饭菜，三人慢慢饮酒时，赵员外回来了，得知是鲁提辖，



赵员外屈身拜道：“早听说提辖豪侠仗义，今天相会，实为万幸！”鲁达道：“洒家是个粗鲁人，今又犯了死罪。承蒙员外看得起，把我当朋友，有用得着洒家的地方，尽管说。”赵员外大喜，陪鲁达喝酒聊天，谈论枪法。第二天，又在他的庄园杀羊置酒盛情招待鲁达。鲁达道：“员外如此热情，洒家如何报答？”赵员外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说什么报答之事！”鲁达在赵员外庄上住了下来。

几天之后，金老汉忽然急急忙忙来到庄上，对鲁达道：“恩人，昨天有三四个官府里的人来街上打听消息，只怕要来抓恩人。如果有个什么闪失，却如何是好？”鲁达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洒家走便是了。”赵员外道：“赵某却有个办法，可叫提辖万无一失，足可安身避难。

只怕提辖不肯。”鲁达道：“洒家是个犯了死罪的人。只要有一处安身之地便可，怎么不肯！”赵员外道：“若如此，最好。离这儿三十多里，有座五台山，山上有一个寺庙叫文殊院，为首的智真长老是我弟兄。我曾答应要剃度一名僧人，如提辖愿意，一切费用都由赵某备办。”鲁达道：“如今无处投奔，不如就走这条路罢。员外尽管做主，洒家情愿做个和尚。”

次日清早起来，两人带了些绸缎礼物来到五台山。智真长老得知，带着首座、侍者出门来迎接。看那文殊寺，果然是好大一座寺庙。赵员外道：“赵某曾有一个心愿，剃度一僧到宝刹来。现有这个表弟，姓鲁名达，军人出身，因见尘世艰辛，情愿弃俗出家。希望长老慈悲大悲，看在赵某的面子上收下他，所有费用都由我准备。”长老答道：“这是与佛有缘、为老僧山门增光的事。好办，好办！”

安排赵员外、鲁达到客馆就座后，长老唤人商议。首座、众僧禀告长老说道：“这个人，面容丑恶，相貌凶顽，千万不可剃度他，不然以后会连累我们的。”长老道：“他是赵员外的兄弟，怎么能驳他的面子？你们先不要起疑心，等我看看再说。”说完长老便焚起一炷香，

在禅椅上盘膝而坐，闭上眼睛，口里念着禅语。一炷香烧完，长老睁开眼，对众僧说道：“只管剃度他。此人心地刚直。眼下虽有些凶顽，但以后却会修得正果，你们都不如他。”众人道：“长老总是护短，咱们只得随他了。”

长老选了吉日良时，命人鸣钟击鼓，会集僧众。随后长老叫鲁达除了头巾，把头发分成九路扎起来，剃发人先把他的头发都剃了，正要剃胡须，鲁达道：“给洒家留下这些吧。”围观的僧人都忍不住笑了。长老在法座上念道：“大家听着——寸草不留，六根清净。与汝剃除，免得争竞。”长老念完偈言，喝一声：“咄！全部剃去！”剃发人只一刀，便将胡须全都剃了。长老赐

鲁达法名智深，又给他一件袈裟，并为他摩顶受戒道：“一要皈依佛性，二要归奉正法，三要归敬师友，此是三归。五戒者——一不要杀生，二不要偷盗，三不要邪淫，四不要贪酒，五不要妄语。”智深不晓得应回答“是”或“否”两字，便粗声粗气应道：“洒家记得。”围观的僧人都笑了起来。

次日，鲁智深和僧人们送走赵员外，回到寺中，往禅床上倒头便睡。左右的两个和尚推他起来学坐禅，智深不听。师兄弟们只得由他睡了。次日，他们要去对长老说鲁智深的无礼，被首座劝住。智深见没人管，一天到晚便放翻身子倒在禅床上睡，夜间鼾声如雷，而且总在佛殿后拉屎撒尿，弄得遍地都是。侍者在长老面前埋怨，却遭长老呵斥，从此无人敢说。

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不觉待了四五个月。到了初冬时节，智深久静思动。这天天气晴好，智深换了身衣服，大踏步走出山门，来到半山腰的亭子里，懒懒地坐在凳上，想道：“这值什么！俺往常每天好酒好肉的不离口。如今洒家做了和尚，饿得都干瘪了。赵员外这几日又不派人送些东西来给洒家吃。这时候若有些酒就好了。”他正在胡思乱想着，只见远处一个汉子挑着





一担桶，唱着歌上山来了。

那汉子来到亭子里放下担子休息。鲁智深看了一阵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喂，兄弟！你这桶里是什么东西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好酒。”智深一听张口就问：“多少钱一桶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和尚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智深道：“洒家和你开什么玩笑！”那汉子道：“我这酒挑上去，只卖给寺内烧饭做工的人吃。本寺长老早已有令，若是卖给和尚们吃了，我们都要受罚，没收本钱，赶出去。我们的本钱是寺里的，又住着寺里的房子，怎敢卖酒给你？”智深盯着他道：“真的不卖？”那汉子见不对劲，挑起担子便走。智深追出来，双手抓住扁担，只一脚，

踢得那汉子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智深把那两桶酒都提到亭子里，开了桶盖，舀起酒就喝。不一会儿就喝了一桶。智深抹抹嘴道：“兄弟，明天来寺里拿钱。”那汉子怕寺里长老知道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把剩下的酒分作两桶挑了，飞也似的下山去了。

鲁智深在亭子里坐了半天，酒劲慢慢涌上来了！他走出亭子，在松树根边又坐了一会儿，酒劲越发涌上来。他把上衣脱下来，将两只袖子缠在腰上，摇摇晃晃地走上山来。

鲁智深来到山门下，两个守门的远远地望见，拿着竹篾拦住他，喝道：“你是佛家弟子，为何喝得烂醉了上山来？你又不瞎，没见贴的告示‘凡和尚破戒吃酒，打四十竹篾，赶出寺去。如看门人放喝醉的僧人入寺，也打十下’。你快下山去，饶你几下竹篾。”鲁智深一来初做和尚，二来旧性未改，瞪起双眼骂道：“你两个要打洒家，俺便和你们玩玩。”守门人见势头不妙，一个飞也似的跑进去报告监寺，一个虚拖着竹篾拦他。智深一掌再一拳，把拦他的守门人打倒在山门下，便跌跌撞撞地闯进寺里去了。

监寺听到报告，叫了二三十个人，都拿着棍棒，从走廊里冲了出

来，正好迎着智深。智深见了，大吼一声，好似嘴边响起个霹雳，大踏步冲了过去。众人开始还不知他是军官出身，见他来势凶猛，慌忙间都退回殿里去，把门关上。智深一拳一脚，打烂了门，二三十个人被赶得无路可逃。

监寺慌忙报告长老。长老听了，急忙赶来喝道：“智深不得无礼！”智深虽然喝醉了，却认得是长老。他扔了棒，上前行礼，指着众人对长老道：“智深吃了两碗酒，又没有惹他们，他们却叫人来打洒家。”长老道：“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快去睡了，明天再说。”长老叫人把鲁智深扶到床上，他倒在床上便打着鼾睡了。

众人围着长老，埋怨道：“往常徒弟们曾劝您不要留他，今日如何？本寺哪里容得这么个野猫，乱了清规！”长老道：“虽是眼下有些麻烦，但他日后却能成得正果。且看在赵员外的面上，宽恕他这一次。等明天我再去教训他就是了。”众僧听了一边冷笑：“真是个糊涂的长老！”一边各自散去歇息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长老派人把智深带到面前。长老道：“智深，你虽是个武夫出身，但受了剃度，现在是出家人了。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。你为什么喝得大醉，打伤了人，还弄坏了殿门？”智深跪下道：“徒弟今后不敢了。”长老道：“不看赵员外的面子，早赶你出去了。今后不能再犯了！”智深起来，合掌

